

6

台湾纵横·台湾纵横



# 蒋介石研究

一集

JIANG  
JIE  
SHI  
YAN  
JIU

李 敖著 • 华文出版社

蔣介石研究

1160260

(内部发行)

·台湾纵横·

蒋介石研究一集

李放著

华文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0 字数200千

1988年2月北京第一版 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75-0028-4/Z·8

定价：3.70 元

17367108

## 出版说明

纵观天下大事，尽管仍然困扰常生，纷争不断，但国际事务中的理性因素显然在增长。人们开始习惯或希望于通过对话、了解和相互妥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。因为生活在这同一个星球上的毕竟是人类。

横看海峡两岸，时间的阳光不知不觉中融化着人为的冰冻。尽管仍囿于东方人的那几分矜持和拘谨，但绵绵的亲情再已无法阻隔。人们在向往，在寻觅，隔着窄窄的海峡伸出长长的手臂。因为生活在这同一块版图上的毕竟是同胞。

近几年来，海峡两岸都发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变化。或小或大，或隐或显，但都昭示了一个历史的趋向——向着更加开通、明智，向着更加民主和科学。对于一代人来说，几十年的敌对毕竟是一个太长的噩梦，这一代人应该有勇气有能力来结束它。历史尽管留下了太多的缺憾，但历史有着它不可抗拒的正面品格。

同胞之间，需要一种内在的了解和凝聚，以解决好自己民族的事情，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有沟通才有了解，有了解才有共识，有共识才能产生民族的亲合和凝聚，为此，我们编辑、出版这套“台湾纵横”系列丛书，希望能从广泛的方面，不同的视角，使读者对我们祖国的宝岛——台湾有一个立体的认识。

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崛起，当是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吧。

不言而喻，由于作者所持的观点，观察问题的角度之差异，本

系列丛书所反映的问题只是某个问题的一个侧面，为了使各界对海峡另一岸有更多的了解，我们在编辑这套参考资料时，原则上不加删改，由读者自辨正误。由于人力有限，不足之处，希望读者指正。

华文出版社  
1988年8月1日

# 自序

二十二年前，我出版「胡適研究」；二十二年後，我出版「蔣介石研究」。研究的對象雖然每況愈下，自己的成績卻扶搖直上。換句話說：被研究者的人格，跟我的文格適成反比。——我敢在刀光劍影和黑獄幢幢的壓力下研究蔣介石，這種文格，是何等勇氣！我敢在資料封鎖和衆口一聲的困難下研究蔣介石，這種文格，是何等突破！古人說「文格漸卑庸福近」，我生平志不在庸福，所以總是變得「文格漸尊奇禍近」，而我文如其人，文格都這樣高了，人格更不在話下。當年蔡松坡起義，反對袁世凱，最大理由是「爲國民爭人格」，如今我在蔣介石陰魂不散的島上，敢於在他頭上動土，也是「爲國民爭人格」。幾十年來，在

蔣家淫威下，中國人民被侮辱被作弄，已經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，看到蔣介石出喪之日，百姓夾道下跪的場面，可以想見：縱古代帝王駕崩，人民被侮辱被作弄，也不逾是！這成什麼世界！

我李敖就是不服這口氣，我就是要站出來，一一拆穿蔣家的神話。雖然在情緒上，我對蔣介石深惡痛絕，——我是伍子胥；但在行文上，我卻有歷史家的謹嚴，全憑證據來「誅姦誤於既死，發潛德之幽光」，——我是沙爾非米尼 (Gaetano Salvemini)。沙爾非米尼是意大利歷史家，他因反對大獨裁者墨索里尼 (Benito Mussolini) 的法西斯政權入獄，但他日後下筆寫墨索里尼，卻憑證據來說話，叫人心服口服。

這本「蔣介石研究」，就是在叫人心服口服的懸格下，我的一些力作。在習慣了歌功頌德的奴性人士眼中，這些力作，也許還有酷評 (diatribe) 之譏，但是，在真正惡夢初醒的有識之士眼中，一讀再讀之下，將會發現其實李敖寫得很公道。——李敖並沒醜化蔣介石，他只是把美化了的拆穿罷了。

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，國民黨大舉籌慶蔣介石百年冥誕之日，寫於臺灣。

「蔣介石研究」目錄

自序

一 蔣介石的辮子問題

二 蔣介石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嗎？

三 蔣介石加入了「丈夫團」嗎？

四 蔣介石是哪一年見孫中山的？

五 緊要關頭，蔣介石在那兒？

六 蔣介石為什麼不把父母合葬？

七 蔣介石怎樣對待老同志？

八 林森的「彈劾蔣中正電」

九 蔣介石的特務觀

○ 誰通電殺蔣介石？

二 蔣介石的第二故鄉

三 「蔣總統連患失眠」考

三 蔣介石與國庫黃金

四 蔣介石怎樣指導演假戲？

五 蔣介石自承罪愆

六 蔣介石的時間表

七 蔣介石的大法螺

八 蔣介石與變化氣

九 蔣介石和錢穆之間的一些臭史

一〇 蔣介石只信基督教嗎？

一一 蔣經國懷胎二十多個月嗎？

一二 蔣經國的另一個爸爸

# 蔣介石的辮子問題

蔣介石生於中華民國開國前二十五年，就是公元一八八七年，正是清朝光緒年間，理論上和習慣上，凡是那時大清子民，男的都要留辮子。留辮子本是滿清入關時，檢定漢人人心向背的一個形式條件，相習成風後，相對的，日後剪辮子也就變成「革命排滿」的一個形式條件，所以，誰先在清廷沒倒前剪辮子，誰就值得佩服。不過那時剪辮子，多是在外國的留學生或是在洋人租界的中國前進份子幹的事，在滿清統治地區，剪辮子可就不可思議、大成問題。據董顯光「蔣總統傳」：

少年的蔣總統完成了鄉鎮學校的課業後，便被送到奉化城裏，攻讀較高級的課程。在鳳麓與龍津兩中學堂內，他似較前此更潛心於學業——無論如何，他便主持考試者無不充分滿意。在此時期，他頗表現落落寡合的狀態——從此常被誤會為驕傲。縱然危無時不準備參加任何以體格健全為必要條件的競技——他在寧波舉行第一次校際體育競賽中，賽跑列第三名——他是不願花費時間於空談的。往往當其他學生都作無聊的談天，他獨自跑開去，顯然是另行從事於深沉的思考。甚至在他這一時期的生涯中，已有人知道他懷抱着以軍事為專業的決心。他剪去辮髮，表示準備出洋游學，以達其最後協助推翻滿清的志願。他的親屬對此皆表驚訝，因為此種舉動，在彼時政府當局看起來，無異於褻瀆神聖。

董顯光又說：

蔣總統脫離普通的學校生活係在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四月，那時他正從龍津中學堂前往日本學習軍事學科。在日本他初次會見一位著名的革命領袖陳其美先生，遂被介紹加入革命運動。但他後來發覺自己不能加入日本的陸軍學校，因為中國學生之入學是要由中國政府保送的，因此，他即返國，準備應保定軍官學校的入學試。

次年他以應考成績優異，被取錄入該軍校。校中一切學生除蔣總統外皆有辮髮，此一事實當然引



起學校當局的注意，然而在彼時沒有辯髮雖不免被認為具有「危險的思想」，他們對於蔣總統還沒有採取任何制裁。

照「總統蔣公哀思錄」中「總統蔣公年表初稿」，蔣介石是民國前六年（一九〇六）三月，「以感痛國族陵夷，立志革命，乃自剪辮髮，託友寄家，以示決心」的，剪辮子後第二個月（四月），就「東渡日本」了。他在「東渡日本」後第二年（一九〇七），再回國進保定軍校。照董顯光所說，「校中一切學生除蔣總統外皆有辮髮」，這一說法，歷來蔣介石傳記都是衆口一辭，直到這個月出書的「蔣介石傳」，（國民黨軍方「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」，「德籍遠東問題專欄作家施德曼與費德林史坦夫婦」合著，「國立編譯館主編」、「辛達謨博士評」。）還都這樣一路宣傳、相沿不斷呢！

但是，事實真是如此嗎？真的在嚴格的軍校管理中，人人有辮子，唯獨蔣介石可以「唯公無辮」（毛思誠「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」中語）而不受「制裁」嗎？這種逸出常識的說法，真令我們難以相信！

我是難以相信的人之一，但我畢竟能找出直接證據，推翻這一神話。我找到當年的圖證——一張蔣介石與同學的合照照片，用放大鏡仔細查看照片中蔣介石的髮型，卻赫然是留



民國前六年，蔣介石的「辮」裝照。（第三排右起第四人。）

辮子式的正面髮型，可見「唯公無辮」之說，根本是捏造的！

除了圖證以外，還有文證。根據蔣介石當年的同學張群的回憶，所謂「唯公無辮」之說，也可推翻。據陳香梅「張岳公閒話往事」記錄，張群說：

到日本留學是我生命史中值得紀念的一章。因為我不但在那兒認識了蔣先生，而且遇見了許多後來共倡革命的同志。我本來準備學步兵的，可是與蔣先生一見如故，於是不學步兵而學砲兵，以期與蔣先生朝夕相處，共同切磨。我們當年都是留髮（帶辮子）出國的。到了日本就把辮子剪掉，這也是從事革命的第一個表示。

據「蔣總統秘錄」中訪問張群記錄，當時「留日考試合格的學生，好像有六十人左右。能夠暢通日本話的人，由保定起程直接前往日本；我們（包括蔣總統在內）雖然能夠閱讀日文，但因為說得不好，暫且先到東北的陸軍部集合，然後由大連乘船前往神戶，換乘火車到達東京。……」可見蔣介石他們當年一起「都是留髮（帶辮子）出國的。」出國時既然有辮子，則在保定軍校時，蔣介石必然有辮屬實。所以，蔣介石在民國六年（一九〇六）就「自剪辮髮」之說，不是眞相、不是歷史，乃神話也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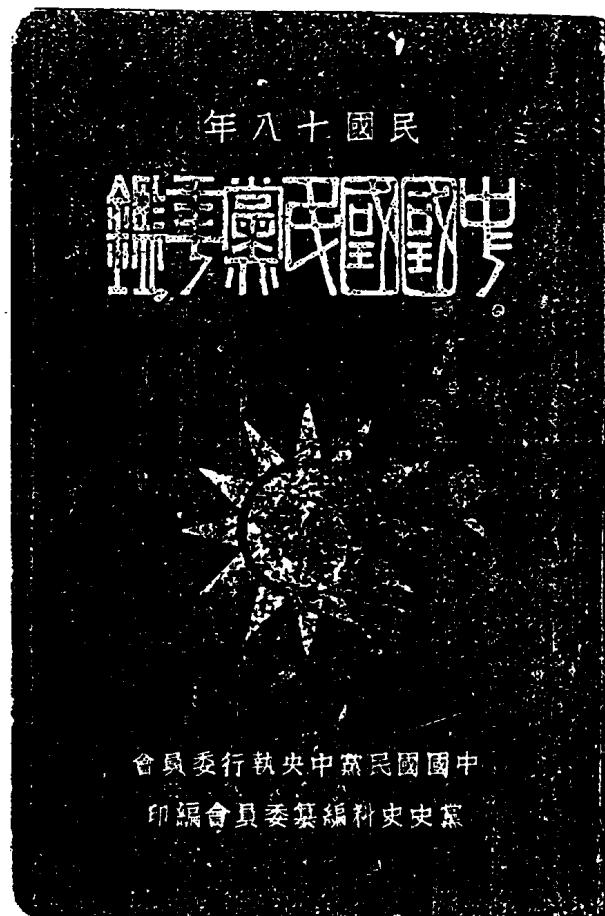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晨六時半，病中作。

# 蔣介石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嗎？

國民黨在北伐成功後，出版了一部「中國國民黨年鑑（民國十八年）」，書名頁是邵元沖題的，背後有「黨內刊物，對外秘密」八個大字，自然屬於內部機密的印刷品。全書有正文一千二百二十二頁，可謂洋洋大觀。正文以外，又有黨中央巨頭圖片多幅，其中第一幅，不是別人，就是蔣中正。蔣中正這時已是「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」、「復兼任行政院長教育部部長」，權傾一時，自不消說；他在黨中央巨頭圖片中排行第一，自屬當然。

「欽定」履歷

蔣介石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嗎？



中國國民黨第一部年鑑。